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興小紀卷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監生臣楊萬春

中興小紀卷三十一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春正月癸巳詔祖宗朝殿幄悉用純綵後來寖多文繡令當屛去止用緋黄二色既而知信州葉三省乞宣付史館上未允左僕射秦檜曰此陛下盛德事合付史館於是檜等仰歎真所謂示敦樸以先天下者也三省桐廬人也戊戌加上徽宗尊謚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徳憲慈顯孝皇帝先是陰雲

欲雪已亥上親饗太廟日霽霧澄皆誠孝所格禮部侍郎王賞請付宣史館從之　壬子上謂宰執曰近有士人進說以為春秋無褒貶議論似偏恐非聖人本意程克俊曰觀春秋命名正寓褒貶賞罰之意上以為然　二月已上謂宰執曰古今琴制不同各有所寓朕近出意作盾様示不忘武備之意於是秦檜等稱賛時殿中侍御史晉江李文會以朝廷方守和議不言兵乃奏仁義之說曰陛下文德柔遠兼愛南北之民仁也昔金人

猖獗陛下毅然請行旣即位猶念二聖遠狩宵旰圖治
宗廟再安義也願陛下力行此道天下幸甚庚子上謂
宰執曰文會力陳二義甚善朕今録一本置之几案欲
常觀鑒　己卯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畫弭盜
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牿克所致宜令帥
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捕或誘之
相戕三策並用然頗與監司相異至交奏其事監司謂
盜魁林元仲必不可致旣而夢得遂招致之又俞徹明

必再叛萬少隆必大熾而夢得處之旨定異議遂息此據葉夢得行述

三月禮部侍郎王賞奏將來郊禮宿齋處及祭等事乙未上謂宰執曰三年郊禮止一宿毋枉費人力只隨宜絞縛務從簡省秦檜等曰茲誠陛下盛德之事臣等敢不奉詔　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遊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而原廟神遊猶寄永嘉四孟薦饗旋即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倣景靈舊規以建新廟迎還

列聖睟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丁酉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既遂建於新莊橋之西其地乃故劉光世妻向氏所獻庚戌上曰將來郊祀請景靈宫可權宜乘輦比去十里若乘輅則拆民居必多蓋上愛民之誠如此　言者以謂吏部告身在官告院其監官但置籍授吏而弗預書告萬一姦弊無由察知乞亦命書告甲寅詔從之　兵部侍郎程瑀言將來郊祀用國初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餘人除已有黄麾

半仗及玉輅法物儀仗外見闕金象木革四輅望下所
屬製造詔以纈代繡仍差兵部郎官錢時敏軍器監劉
才邵主簿宋貺同監視之貺歙縣人也　辛酉宰執奏
上殿官范正國論廣南鹽事上曰法必有弊而後改若
未見其弊遽議更作非特無利必至為害凡法皆然不
止鹽也　癸酉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楫為御史中丞
前知潭州韓昷請復孝悌力田科丙子上曰漢有此科
固可以厚風俗然祖宗時未嘗行宜令講究不可輕易

創立呂侯宮人也　兩浙漕臣張淑獻相度秀州華亭縣宜置閘以捍鹽鹹潮事　丁亥宰執奏事上曰數日來太后趣行冊命中宮之禮朕乞太后降一指揮太后不肯云我但以家事豈豫外庭太后知國體故重如此秦檜等曰太后有定命陛下奉行可也　五月癸亥中書舍人楊愿請依唐乾元及國朝故事詔天下置放生池祝聖壽乙亥詔諸路監司措置申省　先是詔立聖節紫宸殿上壽儀已成丁丑天申節百官上壽如儀

知大宗正權主奉濮王事士㚷言自前嗣濮王仲湜權奉神貌安於紹興府之光孝寺今欲以法堂權充園廟從之　臨安府并屬縣並獄空甲申詔獎守臣敷文閣待制王㬇㬇珪孫也　六月戊子詔知興元府川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令仍改為四川宣撫司都統制　臨安府宗子學生師閔師顔訟教官鮑同不法事己丑上謂宰執曰此乃論師長恐起告訐之風可送宗司拘管教官須先正己然後可以率人若自為不法人豈服

之鮑同令本府體究果有不法亦當黜之既而體究上
所論多不實上曰朕不罪同師閔師顏須與行遣秦檜
奏乞送大宗正士㚟庭訓同不可為教官欲罰銅對移
別職從之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江陰軍僉幕蔡棨
不法事壬辰上諭宰執曰不按發監司須當行遣天下
事臺諫安能盡知監司乃朝廷耳目之官豈可容縱不
舉且與降官自知所畏矣　鄂州御前都統制田師中
奏諸軍統制等官有老病者已蒙朝廷與差遣離軍令

不可闕官乃詔鋒軍統制李道為前軍統制餘以次陞焉　初詔權住鬻度牒至是壽星寺乞每歲撥放　詔以故岳飛宅葺為太學　丁酉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程克俊求去位壬寅詔依前職提舉洞霄宫　甲辰宰執擬差太學官上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得心術正者為之將以經旨諭後進萬一有邪說學者從而化之為害非細秦檜曰謹遵聖訓　翰林學士秦梓引疾乞退辛亥以為龍圖閣學士知宣州　先是詔守臣

到任半年具上民間利害及邊防五事癸丑上謂宰執
曰近觀諸處所奏固有法已該載亦有一方之便朝廷
未知者宜委都司詳之具便民者即與行無事虛文也
初徽猷閣學士胡舜陟知静江府因奉詔捕郴賊駱
科餘黨以饋餉不繼與廣西轉運副使吕源有隙舜陟
劾源沮軍事時有府吏徐竿者因獲罪舜陟杖而逐之
竿乃陰求舜陟之失得其邕州買馬折閲事以告源源
即誣奏舜陟受金且以書抵秦檜言舜陟非笑朝政檜

素惡舜陟遂入其言差大理寺丞袁柟燕仰之於靜江府制勘竿亦對獄舜陟入獄二十日至是死人皆冤之竿歸繞及家而卒既而舜陟妻汪氏訴於朝上曰舜陟是從官兼罪未至死勘官不可不繩柟仰之並送吏部柟等送吏部在明年二月今聯書之　是月資政殿學士張澂卒　時虞寇擾江西及閩廣而州縣多無備又官兵有常屯不敢越他界以故賊得往來如志環數千里民被其害於是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言州縣事同一家願令三路帥臣

監司共議合兵將以據要衝仍定期會共為掩襲使賊出輙遇兵則竄無所逃庶易殄滅從之　秋七月己未復置國子監書庫官一員　禮部太常寺修定景靈宮四孟朝獻儀詔從之　温州進士蔡大中上書論人主誠心等十事謂當有始有終其説頗有理詔與永免文解辛酉上謂宰執曰朕觀史書自古人君未見有始無終而能長久者也秦檜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有始有終乃聖人日新之德上曰然以唐太宗之明而魏鄭公

有不克終之戒終始惟一古所難也　帶御器械吳益以皇后受冊陳乞恩數丁卯上諭宰執令依例與之上曰皇后甚嚴無例事必不敢乞皇后意欲除內祠且令閉門讀書也　壬申宰執奏池州都統制王俊申乞將官中任上令樞密院約束諸軍揀去老弱存其强壯日加訓練以備朝廷不測差官按試上曰此事今日所當為者異時緩急調恐誤事也　時國學新成試補生員四方來者甚衆幾六千人丙子揭榜取徐驤等三百人驤

浦城人　時上出盂饗有唐突者四人其一乃宗子為注籍事八月乙酉朔上謂宰執曰既來唐突恐須有說且令其近屬保明若是宗室不可使之失所不然須與行遣既到朕前當別其是非也　乙未詔有司檢太宗幸學舊令學官講經及各有恩例故事　川陜宣撫副使鄭剛中進金一萬兩已亥上謂秦檜曰頃年張浚曽獻金三萬兩是時錢物有餘卿可諭與剛中不須循舊有餘則進若取於民不可也　舊制三年科舉川廣福

建例先諸路一月引試至是言者以謂駐蹕吳會則福建為甚近恐試下舉人或冒名再試他州請以八月五日鎖院詔從之　初奉使洪皓張邵朱弁自金國歸上眷皓厚嘗曰雖蘇武不能過也是月除皓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時金人取趙郴輩三十家詔悉歸之皓言昔韓起買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按疑有脫誤）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原作蒙兀姑今改正）亦強以嘗中國若遼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

輕我矣又言王倫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至是皓見秦檜又言張浚敵所憚乃不得用又言錢塘暫駐畢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工示無中原意耶檜不悅　兵部侍郎程瑀遷尚書　九月丁巳宰執奏江東提刑洪興祖欲進石碑事上曰石碑安用不善刻者皆失其真學書惟視筆法精神朕得王獻之洛神賦墨跡六行置之几間日閱十數過覺於書有所得近已寫尚書終篇學字若便寫經不惟字進而經亦熟秦

檜曰平時諸生未有能寫經一部此仰見聖學之不倦也　御史李文會論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以謂皓在朝必生事亦因及宇文虛中事甲子上謂宰執曰朕嘗觀書見臣之事君不可有二心臣而有二心春秋之所不恕乃詔皓以本職出知饒州

丁卯以御史中丞羅汝楫為吏部尚書　戊辰上曰諸處有癃老廢疾之人依臨安府例令官司養濟窮民無告王政之所先也　以兵部尚書程瑀為龍圖閣學

士知信州　太府寺丞張子儀言乞三歲考守令以戶口復業登耗為陞黜之典已已乃詔淮東京西監司歲終取州縣所增戶口以聞　知司郎官梁弁以病乞祠

是月司業高閌因經筵講畢奏曰國學落成臣奉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中興以來雖三年省闈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此誠可喜閌曰近來場屋不無懷挾假授之弊目前頗革皆不敢犯上曰朕亦聞之此美事也閌曰臣待罪學官見此美事諸生

以謂陛下方偃武修文與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輙舉建隆故事願陛下講臨雍之禮言未畢上曰已令討論矣蓋是時上已有幸學之意閌未之知也先是閌請修監學法以元豐法為主詔敕令所条修至是成冬十月己丑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　秘書丞嚴抑言國朝會要仁宗時自建隆修至慶歷神宗時自慶歷修至熙寧而後來尚未編集事無所考望令儒臣續而為書抑又言渾儀之制祖宗所留意渡江以來闕然無有乞下

太史局重創皆從之抑歸安人也　時景靈宫成祖宗
帝后神御初自温州海道迎來上曰此事至重朕甚慮
之及聞出陸上心始安秦檜曰念祖宗如此益見聖心
之孝誠也至是遣行在上乃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
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乙未並奉安於景靈宫　侍御
史李文會論新除國子監丞石延慶輕儇無行丁酉上
曰太學風化之本使此人充監官何以取重於士人即
詔罷之　辛未宰執奏差郡守上曰其中有老不任事

者又無顯過可論第千里之民受其害爾朕嘗與言官說此秦檜曰有不奉行詔令如朝廷免稅仍舊催科者皆緣守非其人也上曰如此者當懲一二人自懼矣秘閣修撰張九成與徑山主僧宗杲為莫逆交時緇流之赴宗杲者皆百舍重趼凡二千餘衆徑山雖巨刹至無所容宗杲更徹千僧閣以居之而九成往來其間左僕射秦檜恐其議己故言者論九成宗杲謗訕朝政詔九成落職謫居南安軍而宗杲編管衡州先是九成寓

鹽官縣僧刹一夕夢水陸遠行至一城郭亦寓小刹似悒悒不樂及至南安皆如所夢十二月甲申九成私識之　辛卯宰執奏禁止江西私鑄錢事上曰卿等見錢樣否此事更不成錢皆消錢而私自鑄者當嚴禁止公私皆不得用不然盜鑄愈多尤貴力也　自建炎中罷內轡庫是日始詔復置　新知永州熊彥詩上言欲依嘉祐治平故事補中監學生命詞給綾紙從之　甲午上詣景靈宮行恭謝禮乙未再詣　皇后遷葬父母欲

青石作墓前羊虎己亥上謂宰執曰此石出平江朕不欲行下郡邑恐科率於民只支錢付守臣王鐵依市價置買卿等可諭與之鐵南昌人也　大金國遣右宣徽使完顔日𣅜秘書少監馬諤來賀正旦己酉見於紫宸殿貢金注椀金盤各一金盞四雜色綾羅紗縠三百良馬六上謂宰執曰今次使人來事體皆正大體既正則小節不足較觀金人之意和議必須堅久秦檜曰此皆陛下御得其道上曰非卿學識過人堅主和議豈能至

此自是使命往復不絕而歲貢物數亦無增損　初北使之來也命户部尚書張澄館伴是禮久不講澄頗知舊制凡使人入見及謝辭燕犒賜予之儀澄皆傳之悉合朝度遂為定式至是以澄兼權兵部尚書　先是虔州有統兵官程師回本蕃將來降時詔歸北境人而師回有兵數百人憚不欲行守臣薛弼諭之曰公從卒多不可比公能遣此屬朝廷必多公此不遣矣師回即承命既而省符趣師回就道遂去師回舟行過大孤山舟

人告毋作樂恐龍怒師回啟命其徒奏蕃樂少頃黑雲四合有物湧波間目如金盤師回射中其目即還入水風亦息安流而濟人皆服其勇也

紹興十四年歲在甲子春正月戊午衢州龍遊縣士民舉知縣黄鉞有政績乞令再任下兩浙漕司究其實至是漕司奏鉞無治狀可稱且有違法事為人所訴庚午上謂宰執曰此必計會來不可從也朕嘗謂天下惟在賞罰若賞當賢罰當罪則人知勸沮天下無不治朕每留意

民事如縣令治狀顯著不特再任便當拔擢方欲激勸也　癸酉以侍御史李文會為中丞　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請刺本軍人以防諸處互招仍乞嚴賜約束丙子太師左僕射秦檜奏舊有二法一招別軍人並依軍法此太重難行一立賞許人告以犯人所請計贓坐罪將校取旨此法可行上曰善立法不貴太重而貴必行法必行則人莫敢犯矣　二月庚辰詔太學養士三百太少宜更增二百人　秦檜與參知政事万俟卨一日

同奏事退坐殿廬中批上旨除其官吏鈐紙尾進卨曰偶不聞聖語檜怒於是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皆論卨違詔除職與郡而給事中楊愿駁奏丙午乃以卨提舉太平觀己酉文會又論中書舍人劉才邵祠部郎官王觀國皆附卨以進亦詔與外任大方建德人也　以資政殿學士新知建康府樓炤為僉書樞密院事　時左僕射秦檜方專政而軍監陳康伯於檜有舊澹然無求檜雖稱其靖重然常越次用他人是月

始遷康伯為吏部侍郎蓋欲遣之出疆康伯弋陽人也

三月甲午宰執奏鎮江府御前都統制王勝軍中減

放兵數上曰昨嘗指揮諸軍減放人數令即招填可嚴

戒目下招足不然恐暗損軍額緩急誤事宜預備之也

時皇太后修宅有起居民處詔臨安府守臣張叔獻

倍支搬挈之費及對撥官屋毋令失所　丁卯宰執奏

故將官劉實死事特給文歷以養其弟通事上曰實驍

勇忠實昨在淮西遇敵力戰有功朕聞其死為之不食

者一日秦檜曰陛下記功恤孤如此將士安得不盡死

節以圖報乎　己巳上幸太學祗謁先聖先師止輦於

大成殿門外步趨登降執爵灌獻注視貌像翼翼欽慕

復覽太祖真宗徽宗所製贊文又命有司悉取從祀諸

贊併録以進遂升堂頒手詔示樂育詳延之意賜諸生

坐命國子司業高閌講易泰卦學官内外舍生推恩有

差復幸養正持志二齋顧諸生肄業之所徘徊久之即除

閌禮部侍郎言者以為盛事請宣付史館從之於是上

親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閎奏曰陛下頒示御製宣聖贊文形容盛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嘗作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尊儒重道之意閎曰此尤見聖學高出前代帝王之上既又御製七十二子贊其序略曰朕茲幸太學延見諸生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間歴取顔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為製贊并刋石置於太學

夏四月己卯宰執奏太史局製渾儀乞依舊例差官

秦檜曰在廷之臣罕能通曉上曰此事闕典已即宫中

製成小範可以測日晷夜度以樞星為則蓋樞星中星

也非久降出當以為式但廣其尺寸爾檜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聖主有焉於是命檜提舉修製　辛巳

上謂宰執曰昨日蘇籀上殿乞以近世儒臣所著講説

纂而成編以補唐之正義其言甚當若取善者頒諸學

官使學者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者不至紛紜矣

秦檜因乞禁野史上曰此尤為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上皇有帝堯之心禪位淵聖實出神斷而一時私傳以為事由蔡攸吳敏矣上皇曾諭宰執謂當時若非朕意誰敢建言必有族滅之禍樓炤曰上皇聖諭亦嘗報行天下所共知也檜曰近時學者不知體者謂司馬遷作謗書然武紀但盡記時事不敢自立議論臣嘗委史局官撰神宗史志有一日而成者輕率如此豈可用也上曰朕向嘗論范冲修徽宗實錄惟當記政事

之大可為法者其細事自不必書大抵史官須有經學乃可用也　北境泗州移文揚州約發人數丁亥上謂宰執曰但令揚州回報去朝廷見依誓書津遣盡誓書所載淮北遣歸者取其願也卿等謂如何檜曰如此誠便樓炤曰早來檜所論仰符聖訓上曰人情不相遠理之所在自然契合　福建羣盜未滅而海賊朱明熾甚是日詔統制官張守忠往討之上曰民愚為盜不足平第憂被驅脅者雖釋其罪縱之歸業生理已蕩析矣

時秘書省所校祖宗實録猶多舛誤戊戌詔令再校後更有差即具名以聞　南蕃來貢是日詔廣西經畧司依舊例於横山寨管設遣之回　五月辛亥朔宰執奏諸路已置放生池上曰此事固善但恐妨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令元有處復舊可也　李文會詹大方同論資政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樓炤不可以居政塗甲子炤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觀　乙丑以御史中丞李文會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兼權參知政事先是經筵講

畢上謂禮部侍郎高閌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云左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此何也朕答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即容易知乃常人言爾閌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閌曰陛下答語亦極是既而秦檜奏事上問及九成檜疑閌薦之時給事中楊愿亦在經筵檜呼愿詢其事丙寅言者論閌遂罷去　時有宗室子攸獻文欲換文資上曰朕固欲宗室嚮學然文

資豈可僥倖須令後省試策乃可也　己卯以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為御史中丞　右正言何若請進君子退小人丙午上諭若曰朕擢卿為諫官正要别君子小人何時無小人但時察而去之乃不害治矣若江寧人也
是月大金國主亶生子詔其境内童行有籍於官者悉度為僧道士亦如之　秋七月庚戌朔新知濠州李觀民上殿上戒令毋招集流亡戊午上復以語宰執俾申諭之　初端明殿學士王倫為大金國所留居河間

府者六年金欲用之為平樂三路轉運倫不從是日被縊而死未幾其子述伏北人訪其骨得之以歸其後上嘗語宰執曰倫雖不矜細行乃能死節此為難也得骨而歸在是冬上語在十月 先是諸軍請衣賜所差使臣多弊易取良縑而軍所得皆怯薄者庚申始詔户部委官封記仍令總領所差官偕本軍使臣同領以絕其弊 秘書省舊有提舉官見麟臺故事先是少監游操言肇建新省望依故事壬戌乃詔以禮部侍郎秦熺兼之操建陽人也

丙子上幸秘書省賜本省詔畧曰仰惟祖宗肇開冊府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一代致治之原自此而出朕一新史館親御牓題肆從望幸之誠以示右文之意於是本省及實録院官各進一秩　八月癸巳吏部尚書兼侍讀羅汝檝請外丁酉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既而以刑部侍郎周三畏兼權吏部尚書　庚子殿中侍御史汪勃言國學初建方衆拭目以觀取舍今次舉塲乞諭諸生俾皆知正習甲辰上謂宰執曰勃所論極善

曲學臆說誠害經旨抑之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勃黙縣人也　户部侍郎晁謙之言議者謂自古來理財用之臣皆無善終所以近世習而成風不復以理財為言臣以為不然聚斂而興利固非所宜如經常賦以足國裕民又安可緩今日官物多陷失而州縣漫不加省宜有以救其弊而旱之至於勸農欲墾無遺利督撫欲輸無逋則廣儲蓄之計以備水旱遵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凡若此者宜悉令條上謙之任城人也　顯謨閣待制提

舉明道宫葛勝仲自紹興初築室於寶溪之上奉祠累任至是十有四年辛亥卒勝仲江陰人在宣和間為大司成以文鳴於世及卒士悼惜之其後謚曰文康　庚申上因與宰執論治道秦檜曰數十年來止是臣下互爭勝負致治道紛紛今當平其勝負之端以復慶歷嘉祐之治乃國家之福上曰正與朕意合如是則宗社有無窮之慶矣　辛酉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欲分利路為兩路西路以吳璘東路以楊政並充安撫使其金房

開達安撫使郭浩欲除落經略二字文成階鳳等州帶沿邊安撫亦合除落從之上因曰川陜地遠爲將尤難璘統兵有法肯爲朝廷出死力諸將所不及也時和議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爲敵至之虞故西路之兵爲天下最初璘與政共佐其兄玠守蜀同心協力義均手足至是分鎮蜀門政雖貴亞於璘而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此據璘政墓誌

壬戌宰執奏大理寺詞訴事上曰此皆官吏弛慢所致可委長吏親察之如非其人即與沙汰

又獄吏但以諸州吏充逐時更易漏泄獄情非便宜令吏久於其職不可替也　先是趙鼎在潮州有編管人王文獻與鼎相見歴問行朝事宜因及禮部侍郎高閌閌鼎所厚也鼎又嘗語守臣龔寛稱文獻切直令縱其自便鼎復以錢米饋之初閌患近世禮學不明凶禮尤甚嘗著厚終禮鼎因以書寓文獻逹閌求所作厚終禮文獻至行朝閌已罷去文獻偶坐事送臨安府鞫之獄具文獻與寛皆已行遣於是中丞詹大方請竄鼎以禦

魑魅使天下曉然知其終身不齒壬申上謂宰執曰可遷之遠地庶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於是移鼎吉陽軍安置寛建陽人也　時鼎子汾力乞侍行鼎不使之以無事而俱死瘴地手批付之曰紹聖初吕微仲丞相謫嶺南惟一子曰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隨去不可却既至虔將過嶺吕顧其子泣曰吾老矣罪如此萬死何惜汝何罪欲俱死瘴鄉耶我不若先死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也吕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

呂之意徽仲大防字也　時秦檜用事久職臺諫者多其耳目每薦進必先諭以己意檜嘗謂秘書郎張闡曰君久次欲以臺中相處如何闡曰丞相茍見知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先是席益為潭師嘗辟闡置之幕下而檜初罷相益蓋有力攻深憾之至是殿中侍御史汪勃論闡借助附益冬十月戊寅朔宰執奏其事有詔罷闡檜因言近臣學者多說春秋乃不知孔子作經本意在尊王而已蓋盛則周召佐之衰則桓文扶之使桓文不

僭與周召何異上曰春秋蓋為諸侯之僭也學者明其綱領方達聖經之旨若泛然無主徒誦其文何益哉

宣州守臣秦梓遣官軍入魔寇巢穴擒俞一等殆盡戊子詔梓與通判趙公智各遷一秩　壬辰上謂宰執曰祖宗實録多有不必書者謂之實録蓋紀其實可為後世之法也　以工部尚書莫將為敷文閣學士知福州

十一月戊申朔以御史中丞詹大方為工部尚書

癸丑以給事中楊愿為御史中丞　壬戌上諭宰執曰

冬至假內朕欲閱戰士稍精者優賞庶諸軍不至怠惰
秦檜曰陛下不忘武備如此將見人百其勇也　先是
觀文殿學士朱勝非自罷相居湖州嘗就除知本州既
而得提舉洞霄宮食祠祿八年寓天聖僧舍杜門却掃
留心內典與世事相忘乙亥卒　時吏部闕官壬申宰
執乞以軍器監趙子厚蹔權侍郎秦檜曰今日宗室當
崇奬之令聚於朝上曰如曾中第不生是非之人寺監
秘書省皆可處之祖宗不用作宰執其慮甚遠可用至

侍從而止檜曰欲置宗學以教育之乃令討論舊法

是月金國黄龍府之北大雪色如血赤至暮方消　十

二月户部郎官邊知白乞臨安及諸郡復置漏澤園詔

可上曰此仁政所先知白吴縣人也　新知明州秦棣

乞戒守臣無好奇以生事無玩習以曠官辛巳上諭宰

執曰郡守之職惟奉法宣化為急正不當爾棣檜弟也

戊子中丞楊愿殿中侍御史汪勃右正言何若交論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李文會邪險害政不恊衆

望乃言編管人王文獻締結俾之游說又私養臺吏伺臺中章疏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文會亦請罷丁酉詔文會落職提舉太平觀既而愿等又論文會薦冐官人陳洵於奉使王師心濫轉四資遂貶筠州勃歙縣人也師心金華人也　辛丑時諸路多獻資餘獨潼川路漕臣楊椿無所獻嘗曰今瘡痍未瘳愧不能裕民力其忍掊尅以資進身耶故一路無横斂之擾是年改椿本路提點刑獄吏有抑配官鹽而盜其羸者椿按治之椿眉山

人也　大金國主亶改元皇統

中興小紀卷三十二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五年歲在乙丑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大慶殿行大朝會之禮　初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於階成二州開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石至是剛中言川路軍興以來人户賦外對糴米惟成都最多臣今欲以營田所積對減三之一并本司激賞犒錢一百八十萬貫外更減二十萬貫丁卯詔從之上曰累年民力已

覺少寬此皆休兵之效也　三月宰執奏步軍司乞換手射弓事上曰朕頃在京見内庫弓箭皆太宗真宗所製經歷百年記識如新蓋其製造之精故也　知舉右諫議大夫何若上合格進士林機等已上御集英殿試所問略曰朕所賴以濟惟眞賢實能而德行或同於鄉原智略或專於謀身從政而苟趣辦摛文而徒華藻平居則肆貪得臨事則蔑首公上謂宰執曰策題蓋欲入仕者知趨向之正秦檜曰士人趨向不正久矣願陛

下力變此風上曰朕觀五十年前人材皆自仁宗時涵養為累朝之用以此知人材正須養育成就既遂賜劉章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機侯官人章龍遊人也初主司擬章第三及進呈上親擢為首　夏四月彗出東方上諭宰執曰彗星見朕甚懼焉卿等可圖所以消弭之道秦檜因奏太宗真宗朝嘗緣彗星疎決等事上曰可且降詔以四事為主癸未詔略曰朕征科苛擾獄繫淹延致傷和氣上干垂象令監司郡守條上便民之事務

在必行以施實德　丁亥大赦天下　五月壬戌宰執奏湖北帥司放散迎神百姓事秦檜曰臣觀其意似欲以此邀功希賞上曰古人所以不賞邊功蓋有深意也

大理寺丞周彬請復置六部架閣官是日詔從之

秋七月初皇后嘗臨蘭亭帖逸在人間太傅醴泉觀使咸寧郡王韓世忠以錢百萬得之識者以為真修禊所書世忠表而獻之上除驗璽文乃知為中宫異時臨本是月以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益刋之於石　時金國

境内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税　八月自南渡以來六曹長貳聽皆未知壁記至是户部侍郎王鐵始欲建炎逮今一十九載凡任常伯亞旅者三十餘人列其姓名刋於石九月戊午本部郎官邉知白為之作序畧曰六官之設凡以為民而地官獨稱民部蓋於民為最親故獻其數則王拜而受有負版則聖人式之不已重哉鐵南昌人知白吳縣人是時他部亦未有繼為之者

自建炎初省諸路提舉常平官併其職於提刑司次

年朝議復置且討論其非書成未頒而上南渡繼而言者謂常平之法不可行遂寢中間常平之職嘗隸發運司亦隸經制司已而復隸提刑司至是王鐵言常平一司錢穀斂散宜專使領之乙復置諸路提舉官己未詔以諸路提舉茶鹽官為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川廣以憲臣兼領　知和州劉將乞展免夏税一年壬戌上謂宰執曰言事與行事不同若此行事便有實利及民秦檜曰儒者所陳王道不過愛民而已上曰然　上御書一

德格天之閣賜太師左僕射秦檜又以金渡銀洗鑼唾盂照匣等物賜之　時虔梅及福建劇盗有號管天下五黑龍滿山紅之屬其徒稍衆攻刼縣鎮鄉民多作山砦自保先是福建師臣莫將言漳泉汀劒四州接江西廣東之境緣遊手輩從賊熟識山路引其直衝縣鎮如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人險多染瘴癘艱於掩捕乞委四州守臣募强壯遊手每州一千人為效用時統制官張淵措置本路盗賊有旨委淵同措置淵請逐州先招

五百人既而將改帥廣東以知虔州集英殿修撰薛弼為福建帥是月弼入閩境寇方盛道上客勸弼改途避之及迓兵至弼趣隊伍揚金鼓分道並進聲言新帥以虔兵全將至矣賊無敢近者　十月癸未以翰林學士承旨秦熺為知樞密院熺力請依李淑故事避親而罷庚寅以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恩數視執政　主管馬軍司事田晟乞支軍器上諭宰執曰戎器不用則蠹宜令善護之又奏鎮江府御前統制王勝秋教武藝

出格人上曰自教習以來軍人之武藝頗精師固不可不素練也　侍御史汪勃請置四川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為名既而上謂秦檜曰卿前日所論置四川總領甚當如此方與諸軍一體（上諭檜在是月癸亥今聯書之）是月以承事郎劉章為秘書省正字章今春廷試首擢不待一任回便除館職蓋用往歲陳誠之例也　十一月戊午以右諫議大夫何若為御史中丞　先是司封郎中李潤言端拱之初固當親耕帝藉以先天下乞講求故事既

而禮官討論元豐中度地國南以合先王之制而政和
新書品式具載今可行之既而宰執奏將來耤田降詔
上曰先帝耤田亦不每歲常講惟務勸農祗益席屋事
畢撤去庶不至擾秦檜曰陛下紹述先朝勸農之意戒
諭如此憂民深矣已未乃詔以來歲之春親耕耤田
閏月秘書省請下諸路訪遺書及先賢墨跡戊寅上謂
宰執曰所訪圖書遞來所得甚多非時平無事安能及
此令欲訪臣寮藏書之家從本所說諭關借仍令所在

州軍送秘書省抄畢給還　十二月太尉醴泉觀使郭仲荀卒於台州　初建康府御前都統制王德以清河郡王張俊之姪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顧暉並為統制官至是俊解兵柄已久德乃背俊不禮子蓋等而罷之俊怒每訴諸朝左僕射秦檜亦忌其勇詔乃罷德為浙東總管以統制官王權代之　時福建羣寇未平本路鈐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貴失利為賊生得有統官張淵在本路措置盜賊自為一所或語帥臣薛弼事惡二三

盡請以措置所隷師司弼不從曰惟和則可以濟事先是舊帥莫將嘗乞招游手為效用及將移鎮而轉運司以軍須浩汗申樞密院言閩中人勇於私鬬怯於公戰此等游手易聚難散慮賊平之日官軍既還或能作過亦未為便遂下安撫司共議弼以謂廣東總管韓京每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今本路素無此等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贛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成忠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一可當十遂辟虎臣

為本路將官敏為汀漳廵檢皆從所請㢸又揀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朞於必滅與漕司合奏選一千人號奇兵詔可自此歲費錢三萬六千緡米九千石而草寇遂平虎臣開封人敏石城人也　時監司郡守多獻羨餘以希進袁州雖小是年帑廩適充溢或謂知州事王師心盍獻諸朝師心不欲諸縣民有逋租乃悉為代輸之　福建措置盜賊張淵所部統領官邵宏淵性質直而喜功淵惡不用且恨其嘗對衆相折杖之百

斥入卒伍宏淵之客蜀士鍾鼎走行在上書為辨曲直左僕射秦檜怒始創聽讀之名羈鼎于福之郡學鼎禱帥臣薛弼求依所親於永福縣弼聽之鼎復詣闕上書弼自劾降一秩

紹興十六年歲在丙寅春正月戊寅上諭宰執曰將來耤田降詔須語簡意足使民曉然知勸農之意如漢文帝每歲親耕詔當時民知務農遂致富庶也　壬辰上親饗先農行耤田之禮三推畢耕耤使秦檜請以耒耜授有

司上不從遂推至九癸巳檜乞付史館從之甲午檜又奏曰陛下耕耤過三推之數少勞聖躬上曰朕本欲終畝以卿屢奏乃止僉書樞密院李若谷奏曰父老觀陛下躬耕極感悦上曰太宗朝每駕出城必宣集父老訪以民間利病況耕耤為農之勸朕豈憚勞耶　丁酉宰執奏除直龍圖閣髙世定浙西提刑上因諭曰監司郡守若奉職宜加擢若不恤民奉法郡守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彈劾如此上下有紀綱不至委靡也　二月

辛亥初史館修日歷凡藩邸舊事與帥府建置本末人無能知者時慶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開封韓公裔悉省憶上送書成論者謂尚多放逸時楊愿為史官左僕射秦檜請遣愿質之公裔所記皆實檜欲賞公裔摘使來情（按四字疑有訛脫）會除公裔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公裔舍已而自求於上是月言者因論公裔罪謂與愿往來詔罷之　初建炎間復置新科明法自紹興十一年禮部始定本科中選人將來廷試賜第次年遂得黃子淳

一人至是禮部復言崇寧初此科已併進士額今有官人自許試法其新科明法欲罷已已詔從之　上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三月庚午朔詔興武學養士其後以百人為額置博士員　新除資政殿學士秦梓卒癸酉詔依執政贈典仍令江東漕司為辦葬事　先是茶馬司設買馬兩務一在成都府市於文叙黎珍等州號川馬一在興元府市於西和之宕昌寨階之峯貼峽號秦馬凡馬五十匹為一綱然涉數千里之遠故多斃於道

至是眉州進士侯鳳獻馬綱利害丁丑上諭宰執謂其
言雖未足取然朕固知其弊未有一處無之每一綱到
所損甚多皆緣部綱人作過卿等宜措置革之　初詔
展皇城及創修外闕臨安府守臣端明殿學士張澄以
天府之力與漕臣分綜其半及親耕耤田所設靈壇御
耦幄殿次舍倉廩什器澄悉先具至是除澄慶遠軍節
度使從官得旄鉞本朝絕少中外榮之　自建炎中湖
南猺人楊再興父子占奪民田且招叛添寨柵意欲作

過先是委帥臣劉昉審度措置遣屬官諭以逆順禍福之理許令改過自新再興即散其徒且還侵地誓永不敢犯邊失業之人遂獲安處下本管憲司保明昉委有前績夏四月壬寅上謂宰執曰猺人久侵省地今盡以歸可見向化大抵猺人須加存撫此既不擾彼亦豈敢為過詔除昉直寶文閣　先是宰執奏修圜壇詔付臨安府上因曰昨所進禮器極精緻制頗近古三禮圖之謬誠無足取癸卯上又曰昨降祭服令禮官考古以製

庶將來不闕也　知道州李侑言真宗御製七條仁宗慶歷中嘗再舉行乞下諸路於守令廳揭示已酉詔從之　庚戌上謂宰執曰近日全無事秦檜曰御前諸處奏到可見上曰前此文字極多朕有至夜分不寐頃減如此豈非和議之效蓋上聽覽萬機夙夜留心如此禮器局成鑄鐘甲寅上曰須聲和而應律乃可用更令禮官審之　初再置諸路提舉學事官通選本路監司之有出身者兼之至是有獻言者乞於憲漕二司事専

委其一下禮部既而國子監申請專司轉運司有出身者兼領如俱有出身即從上一員五月壬申詔從之時臨安府北關外河道堙塞漕舟往往卸於門外再搬入倉極為費力而商販亦阻是日詔令開治　淮東鹽課增羨丁未宰執奏推賞上曰法不足改只循其常若改而稍增次年必虧大抵民食鹽每歲止如此也　戊午宰執奏大理寺臨安府決獄事上曰隆暑之際恐諸郡未能悉體朕懷逮繫淹延可令監司徧詣所部決遣

詔禮器局鑄景鐘故事學士撰銘宰臣書之已未上
謂秦檜曰卿一就撰銘以為萬世不朽之傳於是檜撰
銘以進曰皇宋紹興十六年中興天子以好生大德既
定寰宇乃作樂暢天地之化以和神人惟茲景鐘首出
衆樂天子專用諸禋祀有詔臣檜銘且書臣竊惟文德
武功猶陰陽之時而虞舜周文之用心世莫之識蓋較
勝則績顯兼懷則度宏不可使後世無傳也夫銘天子
令德臣敢對揚休命謹拜手稽首而獻銘曰德純懿兮

舜文繼躋壽域兮孰內外薦上帝兮偉兹器聲應兮同久貽子孫兮彌萬世既而上謂檜曰卿所進銘詞翰甚美檜曰天子銘德諸侯記功臣淺陋豈能形容盛德上語

在七月甲午今聯書之

乙丑監察御史石埭王鑑請建髙禖祠壇庶獲聖嗣詔付禮部既而本部言祖宗以來未嘗親祠髙禖惟两制攝事詔用親祠禮仍改大禮使為親祠使

初春補試者五千人遂分數場有改名冒試至於再三秋七月辛未中丞何若言今秋補試人數又多

乞於貢院引試上曰士人進取之弊一至於此所係甚大不可不革今日之所養則他日之所為可見也　八月戊戌朔司封郎中邊知白除將作監吏部郎中　初宣州有晉太守桓彝廟封忠顯王其子温亦封宣威公至是請加封於是太常寺丞王湛主簿陳積中皆預討論而中丞何若論奏擬封不當甲寅上曰桓温逆迹屢移晉祚賴大臣扶持不然晉不血食久矣昨推恩顔真卿子孫今推封温事屬相戾執中與湛俱令外任　時

臨安府河道已濬通壬戌詔居民不得塡塞舟船並令

泊城外　興化進士方子寶獻所訪遺書丙寅上曰昨

較遺書至今獻者尚少蓋監司郡守視為不急可申嚴

制　先是以湖南都鈐轄戚方為步軍司統制九月己

丑宰執奏方已到供職上曰自兵興以來諸將出入若

身之使臂無不如意玆為可喜也　初右朝請大夫兼

錫表復一為廣南提舉市舶至是三佛齊國王寓書市

舶官言近年商販乳香頗虧直市舶遂以繳進壬辰上

謂宰執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招徠遠人於是鎸復一官一等　時禮器新成十月戊戌太師左僕射秦檜言制作甚精上曰所用皆是今次大饗太廟一新　戊申上曰昨日三衙習射皆精宜加賞以激之秦檜曰今天下無事可見陛下之不忘武備也上又曰秘府求書進者未多宜加賞格以勸來者　己酉上曰今天下無事民事最急監司郡守須是擇人得人則為縣首自不作過蓋縣官皆銓注難別賢否全在考察皆繆

不任者別與差遣清强有才則宜擢用之　知臨安府沈該乞展兩淮起稅之限庚戌上謂宰執曰財賦須知取予之道如知取之為取不知予之為取非久利也淮南民若盡歸業則其利甚廣也　甲寅三省擬右朝奉大夫唐遵除淮南漕按句下有脫文別無事只不生事便了秦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庸人擾之又曰若無庸人擾之天下自治　十一月言者乞以科舉餘分人數取經義庚午詔從之　甲戌朝獻景靈宫乙亥饗太廟丙子合

祀天地於南郊大赦天下　初上致齋而雪作及朝獻則杲日麗空至郊夕微陰登壇即霽三台星見　時知南外宗正司士源將滿甲寅上諭宰執曰士源可與合得恩數别選人替之宗司得人則宗室皆循理不得人則紀綱廢至於擾州縣宜謹擇之也　初明橐宣諭廣東薦洛陽遺民朱敦儒召至闕賜進士出身除館職遷吏部郎中至是任浙東提刑而右諫議大夫汪勃言其疎謬辛卯上謂宰執曰爵禄所以勵世如其可與則文

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建節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乃詔罷之　初選人改京秩用舉主五員數中之一必得轉運副使或提點刑獄號為職司至是吏部侍郎林乂請侍制以官師一路者其薦牘視此遂著為令故事告身書史不過一二人時大禮後奏補封贈塡委乂請擇善書吏窮日力繕寫且識其姓名以備稽考人尤溪人與秦檜有舊引至侍從其才雖未協衆望然頗勤於所職選人薦舉應格未引驗而舉主有故或差之

一日則失之終身又雖休日亦引於具私第以此人亦稱之 十二月乙亥彗見越七日乃伏 進士章公奎上言今國家偃兵而未免有預借之稅望即除之上曰此事有否朕與鄰國通和正為百姓若預借以擾民失朕本意乃詔户部條上 丁巳上謂宰執曰諸寨屋令主帥措畫給錢與之自蓋不然恐勞民力也 庚申秦檜奏臘前已見三白上曰二麥可望又曰上殿官論捕獲私販茶鹽往往枝蔓可令有司看詳恐追逮無辜傷

和氣也　時秦檜以為時已太平日興彌文諱言兵事深忌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浚初浚居長沙葢屋六十楹且為堂牓曰盡心葢以奉其母而言者論浚卜宅逾侈至擬五鳳建樓上不以為然檜遣起居舍人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歎息反以檜意密告之歸而被黜秉信鄞縣人也至是浚因星變言今日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害禍大而

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不能一夕安也於是中丞何若言溭也包藏禍心惟兾天下多事則僥倖再用乃詔溭落節以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宫連州居住溭之學尤深於易自至貶所精思大旨述之於編以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二之也分為二而七八六九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

大著又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葢一三五七九合為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為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為十總之為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於中中故變變故其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造化之機皆在於我而動靜不違焉中其全矣又嘗論剛柔之義以示子姪曰君道主剛而動則用柔接下撫民莫非柔也故乾動

為坤臣道主柔而動則用剛犯顔正色莫非剛也故坤
動為乾故觀於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可以類推
矣　先是奉使金國者得自辟十人以從賞典既厚願
行者多納金以請遂為故事時禮部侍郎周執羔為賀
大金國生辰使始拒絶之　集英殿修撰鄭望之上章
告老從之時望之居上饒築室名寓居蓋取晉陶潛寓
形宇宙之意後嘗有詔落職復召上語近臣曰鄭望之
不特是君臣乃是故人望之時已八十一不復出矣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興小紀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監生臣顧聲

中興小紀卷三十三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七年歲在丁卯春正月戸部侍郎尹椿年言兩浙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人户結甲慮形勢之家尚有欺隱乞依舊畫圖造簿本所差官覈實若先了而民無爭訟之煩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慢而不職奏劾取旨丁卯詔從之詔令後孟饗詣景靈宮及皇太后皇后或時出入自支錢米不須臨安

應辦恐擾及市民　癸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熺加大學士　二月乙未朔以右諫議大夫汪勃為御史中丞　臨安府奏減定房錢辛丑上諭宰執曰官私須合均一秦檜曰臣有以知陛下無心應物而施政平也　丁未上親祠高禖

少保殿帥楊存中奏諸軍營昨用草葢歲深已壞乞造瓦屋辛亥上曰草屋經夏尤難處第令改造雖未即成可旋為之　壬子詔陣亡恩澤自今

不須裁定可依祖宗法　言者論參知政事李若谷辛酉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再論遂奪職令江西居住　三月丁卯以給事中段拂為翰林學士拂江寧人也　己卯宰執奏國信所乞裁減接伴北使官屬事上因諭曰奉使邊知白渡淮數日而尚未至恐滯於中路則從人不能無擾可降指揮令後計程赴行在夏四月辛亥上謂秦檜曰近來任滿轉官減半添給陳乞攀援者多可禁止之悉遵舊法犯者論以違制　戊

午宰執奏殿前司申訓練官董彦起復事上曰須見在中軍不免從權若旋行竄名規免執喪有害風教可禁止之 先是徽宗忌辰皇太后親詣景靈宮少師昭慶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因赴起居妄出辨語詆毁太后既而命殿中侍御史上饒余堯弼就其家鞫治具伏庚申責授散官袁州安置 六月癸巳朔上諭宰執曰臨安居民皆汲西湖近來為人撲買作田種菱藕之類沃以糞穢豈得為便況諸庫引而造酒用

於祭祀尤非所宜可禁止之又曰沿江石岸令速修失之遲則衝損害民費工必倍　乙未宰執奏故臨安府房錢事上曰雨澤稍頻細民不易秦檜曰昨蒙宣問常潤及江東闕雨臣弟赴宣州新任近得報雨已霑足上曰秋成有望可喜也　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知上饒縣韓暉非理貪求上諭宰執曰縣令非人民受其弊若銓擇則員多有所不暇第責之監司去其貪暴昏謬庶幾百姓均被實惠堯弼上饒人也　秋七月初四川宣

撫使鄭剛中即利州置監鑄小鐵錢欲以救川引之敝遂就除資政殿學士剛中在蜀六年秦檜忌之而剛中服用亦或踰制四川總領趙不棄欲盡取剛中所儲剛中不與至是不棄自四川回已上曰不棄深知四川財賦計令調度給足則軍興以來所斂並可蠲罷朕所以休兵講好葢為蘇民力爾如其不然殊失本意時不棄頗文致剛中事尋以不棄為工部侍郎　甲申提舉太平觀張擴投閑五載居于德興之先廬日從賓客以

觴詠自娛至是疾革請老丙戌上謂宰執曰此吾中興
辭命之臣詔除敷文閣待制致仕　八月乙未宰執奏
除臨安府帥臣上因諭曰朝廷於臨安不免時有所需
如御膳米初日供今則月一取之庶幾不敢緣此擾民
也　九月乙丑宰執奏殿前招到海賊分隸諸軍事上
曰海賊若竄須立賞捕之仍常加恤毋使去為民患
知大宗正主管濮祠士㚟赴行在供職也奏事乙亥
上謂宰執曰南班有分處紹興府者比之行在日奉朝

謁勞佚不均祖宗待遇優恤問有朕湯藥假按此句疑有脫誤朕念宗子食貧者衆時有以助其費秦檜曰嚮日郊賜加厚足見聖慈惇叙之意　是日戶部具到諸路月樁錢以緡計者江東信州五萬四千嚴州五萬八千宣州四萬九千江西吉州六千七百撫州二萬五千江州一萬一千筠州六千九百建昌軍二千三百臨江軍四千六百南安軍六千六百上曰科敷之類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餘以減月樁錢誠寬民力

秦檜曰指揮之下百姓想皆歡欣鼓舞上曰朕備嘗艱難知細民闕乏雖百錢亦不易得故尋常不欲妄費或有餘財即命椿留以待緩急庶幾時不至失措　言者論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鄭剛中奢侈妄作丙子詔罷剛中仍於鄂渚俟旨既而落職責桂陽軍居住其後又以在蜀日有盜過界偷馬詔剛中捕捉而奉行不均又擅自鬻度僧牒及興監鑄以所收到宜便支費且欲併都轉運司入宣撫司又不喜朝廷置四川總領官却

說諭統兵官云令為總領交去錢物無可送遺再為言者所論制勘獄成剛中累貶封州其子書寫機宜良嗣并官屬張漢之皆除名編管　己卯宰執奏修太醫局事上曰醫官如王繼先輩恐難有繼者宜立法試選醫生然須有自得處徒誦方書不能意解豈足為良醫也人命所繫誠不可忽　是日金國主亶出獵至陰山之北打圍遂至雲中府冬十月復歸上京　十一月辛酉朔日當蝕陰雲不見　初命刑部尚書周三畏等詳定

重修常平免役勑令格式至是書成丙寅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　十二月辛卯朔上謂宰執曰昨日閱試殿前馬步諸軍武藝皆精秦檜曰陛下以賞激之上曰引硬射新舊以二百人為率自後當增至三百人庶使遞相教習緩急可用　癸巳宰執擬差左奉議郎呉質知容州上曰廣東西闕官自來多是權攝如海外州軍監司廵歴不到朕每以為慮有愿就者宜早與差遣　自駐蹕以來歲祀十神太一於惠時僧剎言者以為未稱

欽宗之意癸卯詔兩浙轉運司營太一宫　甲辰右正言巫伋請以前後詔書編成册付州縣遵行上曰朕屢降寛恤指揮而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惠及百姓當使監司按劾警慢吏　壬子宰執奏四川命官因罪停降遇恩該叙復者元係宣撫司行令與還之省部上曰四川人多只官川中令可量與注擬東南廡使遠近人情無彼此之間初宣撫司得便宜補官皆預給勅牒至是會萃令吏部換給秦檜疑其未實多格不行吏部侍郎周

執羔言於檜以謂朝廷本許以一切不宜失信乃從之此據執羔行述修入權附此　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浙東提刑林師說敢為異議甲寅詔罷之上曰人心不同豈能盡知但當試用若肯協濟國事自須進擢如意懷二三狙詐謀身者不免斥去以示之好惡庶革士風之偷薄也　建劒汀邵在閩中號上四郡每歲上供諸費皆仰鹽以辦時建之鹽綱不集且官鹽莫之售私鹽莫之禁故公家之用匱守臣敷文閣待制林乂熟其弊𦂳鹽綱非請託

不行或綱未入手而本錢為之一空坐是故得而不行行而不至公私俱困又乃選使臣皂隸之廉幹者十餘人以授之且犒勞良厚戒之毋耤銖兩至是損其直鬻之故鹽貨流行郡以不乏　是歲金國主亶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凡得四千餘人皆令入宫

紹興十八年歲在戊辰春正月庚申朔宰執奏淮南轉運副使錢端禮乞將本路應副國信使宿食處併作一十二

頻上曰此亦免官吏乘時擾民詔從之　甲子言者謂
先朝春秋二仲以太常少卿薦獻諸陵季秋則御史按
視令永祐陵近在會稽一水之隔望舉行舊制從之
戊子上與宰執語及人材因謂秦檜曰士專謀身國家
何賴屬世磨鈍惟在進賢退不肖檜曰此乃致治之要
上曰不須與較但審其賢否而進退則人自勸沮矣
二月癸巳上諭宰執曰兩浙漕司舉人聞有勢力之家
行賂假手濫占解名甚喧士論令鎖院在近可令禮部

立賞許人捕甲子詔假手者許就試舉人告獲取旨補官仍賜出身　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右正言巫伋論參知政事段拂天資陰邪不識廉恥建炎間金陵倅楊邦義仗節以死而堯弼攝倅恬不知恥何以躐居政府乙未詔除資政殿學士與宮祠再論遂落職　壬申監登聞檢院徐璉言自昔帝王必有佐命之臣功銘鼎彝侑食清廟以勸萬世國家遠稽三代肇建原廟凡在佐命輔弼皆繪象廟庭以示報功之意陛下紹開中興復崇

原廟如祖宗之制而累朝配饗輔弼不過十餘人令其家之子孫必有繪像在焉望詔有司訪求摹於景靈宫庭之兩壁壬申詔禮部措置申省　三月禮部侍郎沈該奉使金國賀正面詔該兼直學士院該歸安人也

壬申名行宫之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　時殿前司招軍多誘致鄉民及負販者上慮其失業丁丑乃諭宰執可令川中二大將吳璘楊政招流民之失所者發來填額　初建太乙宫期以半年至是告成辛巳詔許士

民燒香三日既而上謂宰執曰太一宮亦不華靡朕自謁款後有一食牛肉人至宮妄有毀訾抵暮遽卒自此都人莫不信向也上語在五月辛酉今聯書之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熺再除知樞密院事一日左僕射檜以問祠部郎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為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於是檜怒寧崇安人安國子也　夏四月戊子朔太陽當蝕陰雲不見　貢院考到博學宏辭科合格選人周麟之季南壽並與堂除

麟之海陵人南壽龍泉人也知貢舉吏部侍郎邊知白

上合格進士徐履等庚寅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王

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履永嘉人佐山陰人也

知樞密院事秦熺自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庚子以

熺爲觀文殿學士提舉祕書省立班左右僕射之次

殿帥楊存中乞于平江府添盖牧馬屋壬寅詔所費並

令官給見緡不得科民　癸丑宰執奏除監司上因諭

曰時暑旅中人不易凡到闕人早與差遣令去　殿中

侍御史余堯弼論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晁詠之輙與趙鼎通書又嘗與王庶辟客詔罷之　時京西諜帥以慶遠軍節度使張澄為之是月澄至襄陽府襄陽地平當江漢之衝環以大堤歲久為水所圮澄始相葺之度民不可勞而江夏諸將私田占籍境内者倍於編户澄乃諭使出力修隄皆欣然聽命旣成比舊增高週廻數十里民蒙其利　禮部下諸路轉運司于祖宗配饗功臣之家訪到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

旦李繼隆王曾吕夷簡曹寳臣韓琦曽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彦凡一十六人繪像五月乙丑詔並畫于景靈宫廷之壁　初兩浙漕司運米所差使臣押綱例皆參部有礙志在盜糶官物雖賞罰不能為之勸沮歳久欠多有至數千石者至是言者請付銓曹選有心力使臣無欠而願併押者聽則官物不失亦赦弊之一端也詔送吏户部其後逐部欲依所請從之　甲戌太常寺主簿林大鼎莆田人初為舉子答策言今左僕射秦檜靖康

忠義之節檜時閒居永嘉見其文黙識之至是稍獲薦用　先是自鄭剛中罷利西路帥吳璘利東路帥楊政等元帯四川宣撫司都統制並已改為御前諸軍都統制甲申又詔罷四川宣撫司就除知成都府蕭𢃄閣直學士開封李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先是諸路每歲決獄專委憲司而但遣屬官代行徒為文具六月癸已乃詔提刑須親到所部決獄仍具申省　甲午上諭宰執曰郡守條上民事可委官詳之有可採者即行庶

不爲虛文也　時有布衣上書言縣令非理擾民己亥上謂宰執曰朝廷自和議以來未嘗有取於民可令監司郡守察之庚子刀檢前後約束行下上又曰自今有作事或過及老而昏謬者並與祠禄庶不爲民害也丁未上諭宰執曰近者有布衣上書乞行三舍法恐未暇及此内有言民事宜送戶部可行者即行之　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餘人進表乞上尊號戊申上讓抑不受令有司毋得復收　乙卯上諭宰執曰祕府見求遺

書古跡四川不經兵亂可委諸司尋訪仍令提舉官每月趣之　兩浙漕司奏劾秀州添倅向子昌不法事秋七月辛酉詔本司取勘具奏上因諭宰執曰親民之官莫如縣令縣令至衆不能皆賢但得監司郡守縱有不法亦自知畏更須留意擇人　乙丑宰執奏江西漕臣賈直請乞於縣官中選有出身者兼縣學教諭事上曰令禮部檢舊法申省　言者乞令諸州建閣以藏宸翰上以勞民不許戊寅諭宰執曰治道貴清淨治民惟在

于不擾 知臨安府湯鵬舉言偃兵以來皇華交贊結轍于道而淮浙沿流館無慮二十所尚或未就望令賓至如歸詔從之 時久旱而雨上曰前此朕甚憂之近來霑足秋成有望殊為可喜 八月丙戌朔上謂宰執曰知揚州向子固已丁憂去盱眙軍畢良史又易守地郡令未得人頗以為慮于是就除淮南漕臣榮薿知揚州而良史復還舊任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汪勃以親老乞歸養丙申詔仍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宫

丁酉以工部尚書詹大方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
尋權參知政事　前知郢州趙叔洊言陛下即位以來
用人多矣而競持異議故投艱弭亂略無寧歲自專任
一相坐致太平望以今日得人之效宣付史館癸卯上
可其奏因顧左僕射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
敵中歸嘗對朕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
遂首建和議朕心固已判然而梗于衆論久而方決今
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謝曰和

議之詣斷自宸衷臣奉行而已何功之有　侍御史佘
堯弼言刑部尚書周三畏由法吏以陞八座縉紳所鄙
乃詔與外祠　初左太中大夫范同以前執政太平州
秩滿詔令再任而同治郡無政聲通判陳良弼貪汙恣
橫同不能制是月同卒始復資政殿學士　崇慶軍節
度使葉夢得卒于湖州　自紹興改元以後每歲戸部
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以助軍儲至是以兩國通和戸
部財賦自足閏八月庚申宰執奏乞與蠲免上喜曰朕

向在河朔見民以爲苦朝廷所降本錢往往州縣移用不即時給縱有給處又爲吏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令幸時和歲豐軍儲粗足朕豈得而不已也　甲子戶部言今淮東西湖北三總領所收糴軍儲省般運之費民無科泒之患實爲久利浙西産米浩瀚欲令轉運司於臨安平江府處蓋蒼以行在省倉場爲名歲各糴二十萬石又行在省倉三界亦立定歲額上界六萬石中界五萬石下界二十五萬石三總領所各糴十五萬石淮

西加一萬五千石從之　時江浙士人補中太學雖告假限而皆不除籍以此補試不行禮部侍郎陳誠之請入學五年不預薦及公試不入等者來歲終檢校而除其籍戊辰詔從之　甲申宰執奏奉使大國禮物上曰朕觀金國和意甚堅自講好以來於今七年禮物之外未嘗他有一毫邀求朕每遇遣使必再三戒飭毋得生事益所以固兩國之歡期于與民休息而已　御史臺主簿陳夔言常平著令歲給窮民起十月止三月送來

所給之米或移他用請令監司察之癸未上謂宰執曰義倉所以備水旱而救民之艱食比年州縣奉法不虔窮民不被其惠非所以稱朕矜恤之意令戶部行下夔永嘉人也　初福建自創奇兵而虔梅草寇不復敢入境至是悉平帥司散遣將官周虎臣下衆兵只留巡檢陳敏所部四百人歲猶費錢一萬四千緡米三千六百石至是有旨敏下奇兵及漳州駐劄周浩盧真汀州駐劄翟臯溫立下官兵並改充殿前司左翼軍就擢敏為

統制官專令彈壓先嘗遣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劉寶在本路遂詔寶回司（詔寶回司在明年今聯書之）新知湖州趙叔湊言守令皆帶勸農而漫不加省望詔有司考其戶口增耗以陞黜之九月己丑上謂宰執曰淮南流民未盡復業建隆初以戶口增耗為守令歲課之法所以明示勸戒令吏部行下　甲辰以侍御史余堯弼為中丞

丙午僉書樞密院事詹大方卒　是月金國主亶遣廉訪使蕭裕偏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官以下皆究其治

狀而陞黜之時國嗣未立亶以故宋王宗幹之子岐王亮為左丞相亮有包藏窺伺之意祚王元者乃故主太祖旻之孫地居嫡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為己計因河南叛兵有妄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實欲結連乃諧於亶寘之重法國人皆謂亶淫于用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故竊弄權柄害其宗黨如此（此據金國廢亮詔修入）冬十月丙辰以御史中丞余堯弼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乙丑上曰

前日内教武藝極精挽強中者比去歲多百人更一二年愈精則中者益多上又曰招箭班始於何時似亦無用若箭發誤中必致殞命以朕所見此宜罷却以一般班分處之　丁卯詔紹興府守臣林待聘誕謾宜亟罷去其財賦令戶部經理　辛未宰執奏知婺州錢端禮劾知義烏縣徐時敏不法事上曰知縣乃銓注員多難辨真否但治行者優擢罪惡者重責則咸知勸懲因此可以得人材矣　壬申上謂宰執曰諸州月樁錢昨已

例減當盡罷秦檜即諭户部侍郎李椿年宋貺以經制錢贍軍　先是荆南府闕帥宰執依旨具上諸路副總管姓名秦檜曰其地非輕恐更有可選之人上曰偏詢三衙生帥庶得其人也此事在十月癸未　是月以户部侍郎宋貺兼權吏部尚書　十一月壬辰上諭宰執曰荆南重地中興以來多差武帥今疆埸安静宜依舊選文臣庶能舉職於是以祕閣修撰知虔州曾慥移知荆南初已詔米免税州縣不得收力勝錢至是猶未能盡禁

戶部再請乞許人越訴監官黜丁酉詔從之　皇太后明年七十戊戌上諭宰執令禮臣檢會國朝慶典以正旦行之　先是紹興府旱傷詔本府依實檢放民稅仍發義倉米賑之他郡有被災處亦令戶部多方措置此事在十一月丁未　十二月乙卯朔上復諭宰執曰紹興流民有過江者令臨安府給路費遣還并令紹興依已得旨賑濟無致失所乙丑又詔昨命提舉常平官躬詣旱傷賑濟尚慮闊遠稽遲許委屬官分行將來春耕當借之種

糧俾得及時則公私兩濟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三十四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九年歲在己巳春正月時春教使臣踏射克敵弓已酉宰執奏乞依格推恩上曰克敵弓最為强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 二月丁巳上謂宰執曰春雨利農農務種糧為急已詔被傷處令常平司給借更丁寧户部應副 上以王雲奉使忠義而死於絶塞甲子詔録其子奉議郎秬為六院官仍賜

銀絹各五百　乙丑上謂宰執曰昨令開河因以濟
饑民朝廷所給錢米慮公吏邀阻減尅或於諸縣調
夫反有搔擾可諭湯鵬舉曹泳令體此意躬身察之
毋致或戾時鵬舉爲臨安守泳兩浙漕臣也未幾濬
河工畢　丁卯上謂宰執曰近有監司郡守上殿所
奏第應文書自今並奏民事　庚辰布衣劉勉之者
建陽人少得易象之學于涪陵譙定又甞游南京故
諫議大夫劉世安一見器重悉告以平日所得之要

及出處大致遂歸隱故山先是呂本中為中書舍人率從臣張致遠等五人合薦之召赴行在既至而本中等已去有司令求於後省試策勉之乃引疾而歸十餘年益昌所學是月辛勉之通經術識治體非拘儒曲士素隱之流也　三月巳酉宰執因奏四川州縣奉行經界賞罰上曰奉行如法其恩不限員數庶使人人知勸經界均稅極為便民初行時有肆異議沮壞者益平江均稅畢紛紛之議始息秦檜曰當時

獻議欲逐户自陳若使自陳豈無失實上曰李椿年通曉次第中間憂去領以別官便有失處時四川措置經界官鄭克頗領責州縣通判漢嘉楊承曰仁政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違令下不擾民則仁政得矣乃隨事區處召諸縣令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吾儕其謹行之皆曰如奉使之檄何承曰忽上令而畏使檄此非諸君之罪風俗之罪也但行其無愧於心者雖罪何畏焉迄成獨漢嘉為列郡最克開封人承臨邛人

也　五月壬午朔上謂宰執曰諸州禁軍闕額可令招塡卿等切宜留意癸未遂奏立招軍賞罰格元法止及都監至是守臣賞罰欲與一體詔從之仍令月申樞密院上又曰頃者程師回捕虔賊皆用本處兵若招足而習武藝緩急可用也　戶部郎中周莊仲言令禮文畢舉宜因臘之日併行蜡祭乙酉詔從之莊仲浦城人武仲弟也　六月辛亥朔宰執奏前知南雄州朱同乞以千金等方治瘴氣者集為一書頒之廣南詔從之　新

修吏部續降七司通用法成書戊午太師左僕射秦檜
上之　己未詔略曰朕累下詔寛恤而勞來安集之政
不聞於郡縣是吏奉吾詔不虔也比又詔監司守臣奏
對非民事勿陳尚慮至意不周俾吾赤子不被其澤是
用咨爾在位各揚乃職使主德宣而民罔不獲則予汝
嘉其或誕謾不恭亦不汝赦賞信罰必欽哉　殿中侍
御史曹筠言溧陽知縣馮德長洲知縣尹機不法事癸
酉上諭宰執二人罪頗大俟案重加責之上因曰知縣

能否朝廷亦難徧察須責之監司守察之如治狀可嘉郎與轉官再任或陞擢之庶可勸也筠當塗人也　丙子上謂宰執曰福建盜已除惟海道閒有作過只緣巡尉非人可令帥司察其不可倚仗者罷之　前知舒州楊惇乞修水利詔户部修治　秋七月甲申詔時當大暑趣令諸路提刑詣所部決獄　辛卯鎮江府預借民苗米為右諫議大夫巫伋所論癸卯詔守臣曾惇罷之　初廣東羣盜尚多詔統兵官韓京戍循梅以彈壓之久而未代秦檜意其難制令

新廣帥薛弼圖京是月弼至南雄州京來謁弼即席諭京
丐罷遣人送之出嶺亟命别將馳入戍所統其軍　初言
者謂祖宗以來定公私贜三等之罪以糾天下之吏原其意未
嘗不在於保民嚮緣州縣官率多不虔而民被其害於是又
立民事一罪在公私贜三等之外然有公罪雖輕而麗民事
則遂為終身之累甚於私罪之極重者是以疑似之際吏
肆其姦得以舞文而出入之不可不察望勑有司更加
詳議庶協於中事下勑令所既而本所奏謂民事被罪

謂擅行科率及應害民之事以被罪者則不注知通及縣令差遣緣民事被罪難與犯公罪者同欲乞依見條八月辛亥從之　華亭縣鹽戶訴請鹽本錢戊辰上曰鹽戶宜恤不則逃去其害非細乃詔戶部措置　先是景靈宮配饗功臣繪像祖宗朝皆有副本在天章閣及祕閣兵亂不存甲戌詔各具副本藏之二閣　九月大理寺丞郭唐卿奏本寺取會未圓情節往往不以時報庚子上謂宰執曰緣道遠故緩乃詔申舊法令今後速

報　時劉章以廷魁任館職左僕射秦檜意其不附己而祠部郎官胡寧乃故相趙鼎之客是月言者謂鼎寓居衢州章為衢人故與寧交通俱罷之　冬十月己酉朔宰執奏太常寺申將來郊祀躬謝禮畢合詣太一宫行燒香之禮上曰此祖宗故事可行也　十一月庚寅朝獻景靈宫　己亥言者謂淮南湖北寧靖民稍復業而曠土尚多惟縣令親民此未有賞格可以勸之乃下户部遂併立守令墾田增減賞罰之格　初詔於臨安

府西溪益馬軍寨屋令戸部侍郎宋貺親往觀之無得侵民田至是未畢十二月壬子上曰天氣寒凛可趣令畢工庶免軍人暴露　著作佐郎林機言邪謀害正偽說汨真乃古今之通患然著迹于昭昭者易以見而匿形于冥冥者難以察陛下道德言行無愧于古之哲王臣備員史館預聞記注得以特書屢書垂示無窮然訪聞有異意之人匿于近地作為私史集其邪謀偽說臣若不言則異日害正汨真之患臣實任其咎望密加搜

索嚴為禁絶庶幾信史著而後世不為售私者所誣甲寅上謂執宰曰此事不應為乃詔許人告令州縣覺察及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並取旨優加賞罰　己未宰執奏瑞雪應時詔給諸軍雪寒錢　金國主亶立十五年矣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入亶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亶罪殺之詰旦未知所立宗族大臣中惟左丞相岐王亮粗知書遂共立亮大赦境内除常所不原者文武官各

轉一秩放民租稅一年降亶為東昏侯以謂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亮既立改元天德 時四川部所招扈衛人到闕已已宰執奏給賞賜上曰發來已滿千人可令制置司令後歲招三百庶幾不至闕人 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卒于明州 初朝廷委廣西帥臣即橫山寨市馬於羅殿自杞 按宋史外國傳作羅箇納溪 大理諸蠻歲捐金一百兩銀五萬兩錦二百匹絁四千匹及于廉州石康倉撥鹽二十萬斤皆資博馬之直歲額市一千五百匹五尺

為最高價銀一百兩下者四尺三寸三十一兩四尺二寸二十六兩以是為差良馬三十匹為一綱常馬五十匹為一綱遣使臣部送至行在建康鎮江太平州五處不顛斃于道則有賞先是石康之鹽分令欽橫賓貴潯藤梧象柳容等州轉至橫州山倉然諸州科民則苦富户差吏則雜私販往往陷没留滯是月帥臣陳璹始令官支脚錢選委使臣給以續食若般及一十萬斤即與押良馬一綱至行在此據陳璹家貢馬須知修入

左僕射秦檜與

故給事中胡安國及其子徽猷閣直學士寅皆厚善寅是年省其所生毋于建州復還湖南檜以白金助其行寅書謝之略曰願公修政用賢勿替初志尊内攘外以開後功檜謂其諷已始大怒之　時前禮部侍郎張九成與前步帥解潛居南安軍一日潛病劇九成往省之曰太尉平日所懐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平生惟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為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

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即逝九成因嘆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以決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

紹興二十年歲在庚午春正月丁亥左僕射秦檜趨朝忽有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者挾刃於道遮檜肩輿欲害之傷大程官數人一軍校奮而前與之敵衆奪其刃遂擒送大理寺獄具全招為所給微而累衆不能活每歲收馬及招軍勞而有費以此怨忿意欲用兵遂潛携刃伺

檜出乞用兵因而鼓衆作過若不從則害檜壬辰詔礫全於是　初言者論前參知政事李光在貶所嘗撰私史其子右承務郎孟堅居紹興府同郡人陸升之傳聞所記皆非事實詔兩浙漕臣曹泳差官究治申省取旨至是送大理寺勘實孟堅招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訕謗丙午上謂宰執曰光初用時以和議為是朕意其氣直甚喜之及得執政遂以和為非朕面質其反覆固知光小人平生蹤跡於此掃地矣于是貶光昌化軍孟堅編

管峽州而龍圖閣學士程瑀寶文閣學士張燾徽猷閣待制潘良貴新福建參議官賀允中新福建機宜吳元美並貶秩有差徽猷閣直學士胡寅落職皆緣與光通書之故元美侯官人也（光等貶在三月今聯書之）二月壬子戶部言經界所以結絕其未行處委漕司及守臣依平江行之本所管幹官四員與逐路覆實官並罷從之未幾詔曰昨李椿年乞行經界初欲去民十害遂從其請令聞寖失本意可逐路委監司一員詳其便民者行之其反

為民害則日下改正詔在三月二十一日令聯書之

前廣西提刑路彬奏靜江府昭州折帛錢昨因張浚領督府每疋增及兩倍因詔户部裁損戊午上謂宰執曰昨令監司郡守任滿以民事奏彬乞免所增折帛錢可除職以示勸以彬為直祕閣利州路提點刑獄

初奉使湯鵬舉往賀大金生辰時朝廷未知前主亶已被殺至是鵬舉奏見彼國接伴使言新主亮登位見報諸國乃下有司排辦准備既而有司奏每年大金賀正旦人使到闕朝見日

依五禮新儀設黄麾角仗一千五十六人將來大金人使到日亦乞依新儀設黄麾角仗壬戌詔從之　三月庚辰大金國遣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學士翟永固來報登位貢金注椀二綾羅三百良馬六　初金國故主亶之被殺也今主亮身預其謀至是亮得位而大事已定凡當時與之同謀者亮皆加以弑君之罪曹王宗敏乃故主太祖旻之子屬最為尊亮忌其名重首加戮之又納其妻于宫中梁王宗弼開國有勲惟有

一子曰韓王亨亦以無罪見害是月亮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廷闕失與軍民利害如若可採自應聽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别議銓賞　夏四月癸酉新知廬州吴逵請置力田之科募民就淮甸耕賞以官資四千補進武校尉三千補進義副尉下至七百亦補副尉作田力出身在武舉之上得應轉運司舉從之逵崇安人也　五月丁丑宰執奏前知臨江軍彭合乞蠲清江縣加耗米詔從之上曰合昨任縣官常有監

司列薦令可與監司　初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王曮等言見修今上皇帝玉牒先修到今上聖德乞以中興聖統爲名至是書成己丑奉安于天僖殿内聖祖天尊大帝之西先期隂雨連夕是日雲霞絢綵杲日麗天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秦熺乞宣付史館從之侍御史曹筠論前知太平州徐渥專利自恣壬辰詔令後不得與渥親民其治郡有聲者優擢之　祕書少監湯思退等言有旨以師臣秦檜忠義大節付在史館止

有令來事迹及張邵所奉之書餘則闕望詔令檜録奏

宣付庫得廣記甲辰上謂檜曰思退乞將御靖康事記

為别録以示天下後世可依其奏檜讜退久之上曰不

然後代無以知卿忠義僉書樞密院巫伋曰檜之大節

天下共知要當令屢書不一庫使後世姦賊悚懼上然

之　六月丁未是夏故相趙鼎之子汾奉鼎之喪歸葬

于衢州常山縣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

簡牘往來至是又携酒會葬意可為奇貨乃遣兵官下

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竇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兵官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蒙之而逮汾與故侍讀范冲之子仲彪拘于兵官之所蒙之母訴于朝左僕射秦檜咎傑已甚詔移蒙之為婺州蘭溪縣尉下其事于浙東安撫司未幾遂息時士氣猶未泯所唁問鼎議論時事固非一家而集英殿修撰魏矼與鼎尤厚是日非蒙之則根株

牽連當起大獄人謂蒙之初被委苟避免固足取名然慮更委小人則禍徧及善類故詭承而潛泄之忤傑弗顧鼎之家賴以紓禍蒙之雖微官而仁智勇皆可尚也時傑有館客魏掞之見傑為此亦慨然以書譙之長揖而去蒙之崇安人掞之建陽人也　秋七月端明殿學士何若卒　先是措置諸路遞角所屬官王彥融乞逐路提舉馬遞鋪官令轉運司長官兼領事下兵部本部言若委之漕臣之長則椿辦鋪兵衣糧為便八月庚戌詔

從之　資政殿學士韓肖胄嘗帥浙東既奉祠則家于越與弟直祕閣膺胄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于南渡僅存家集肖胄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故典多識言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彦之帥定武也（按此下文氣不接疑有脫誤）頗怏怏及忠彦入相擢為太學博士始愧服而肖胄薦士亦不以為己力人謂其有祖風烈　九月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責居連州張浚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修若無能為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

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其國必問浚今安在是月浚移永州浚舊居永人情相樂聞其歸喜相與出迎見浚所養勝前皆賀之初故相趙鼎嘗謂其客刪定官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求矣疇曰今日擔子極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辦者時李綱朱勝非尚存鼎曰伯紀一輩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浚果為檜為忌屏居湖

外之久如鼎言也　建州甌寧縣有洞曰回源其地與建陽縣接境乃建炎初劇冦范汝為竊發之地民性悍而習為暴小遇饑饉即羣起剽掠去歲因旱兇民杜八子乘時嘯聚首破建陽逐官吏殺居民是夏張大一李大二復于洞中作過本路帥臣仍率官軍蕩定進士魏掞之謂民之易動葢緣艱食乃請于提舉常平官表復一得米一千六百以貸鄉民至冬而取遂置倉于邑之長灘鋪自後再嵗散斂如常民得以濟不復思亂而草

冦遂熄人謂撚之所請乃社倉遺意使諸鄉各有倉儲粟則緩急可恃葢本朝自景祐中王琪引隋唐故事請復置義倉而石介著書亦謂隨唐義倉最便若每村立一倉委有年德者主之遇饑饉量口而給則民不乏矣後以議者多同異而止熙寧初齊唐同三州守臣王廣淵趙尚寛高賦皆乞置義倉乃詔三州講求且圖經久之法而陳留知縣蘇涓亦言臣領畿邑請為天下倡戸五等自二石至一斗出粟有差每社有倉各置守者耆

為戍納官為籍記歲凶則出以賑民藏之久則又為立法使新陳相登即詔行之既而上與王安石論其法安石曰人有餘粟藏之于家何所害而固欲使之戍官非良法也安石意在青苗不主是法故一言而罷元豐初復詔行義倉府界提點蔡承禧言二石而戍一斗所取至輕然臣所領二十二邑其九已行幾萬石矣乞併行之乃令畿邑皆立倉而將作監主簿王右文言畿邑已試不擾請行于諸路遂詔京東西如畿縣法仍聽就縣

倉輸自是義米入縣倉元祐末御史黃慶基言比歲旱潦至使江湖運米濟之然損重費以惠一時不若舉良法以惠萬世義倉良法也先帝元豐復行以為隋唐取之太重慮民不堪故納苗一石者止輸五升可謂薄矣夫樂歲雖多取之猶不為虐況取至少乎蓄之稍豐自足濟民未幾慶基去而倉竟不立紹聖著令諸縣義倉米斗收五合即元豐舊法也大觀初乃增令斗收一升以備賑荒至今行焉然義米不留諸鄉而入縣倉悉為

官吏移用始也縣倉于民猶近厥後上三等戸皆令輸郡即義米帶入郡倉轉充軍食或資煩費豈復還民故每遇㓙年無以救民之死今若以常歲所取義米令諸鄉各建倉貯之縣籍其數主以有年德如掞之輩乃建陽已試之效遇饑饉還以賑民且不勞遠致推行于諸郡則斯民被實惠矣　右廸功郎安誠曾受故相朱勝非辟為江西帥司屬官勝非之亡也誠于佛寺飯僧自撰疏文訕及朝政為郡守所發刑寺鞫實冬十月戊辰

詔停誠官惠州編管　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弼僉書樞密院巫伋乞令後朝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聚議從之　十一月己丑言者謂昨緣軍興諸縣教閱弓手嘗添置將領令既寧息乞罷去從之十二月秦檜久患在告甲子始赴朝參二孫直寶文閣塤直顯謨閣堪扶掖以入詔免拜上喜甚曰且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上曰瑞雪應時可喜又人使在塗並無須索足見省事

